

1799年7月20日 秋

1799年7月26日 秋

1799年7月29日 早餐之前

1799年8月1日 午餐之后

1799年8月19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799年8月21日 下午

1811年

1811年7月3日 星期五 早晨

1817年 秋

1817年12月3日 星期一

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

〔英〕大卫·米切尔 著 唐江 译 David Mitchell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

David Mitchell
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唐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英)米切尔著;唐江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8

(大卫·米切尔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4529-4

I. ①雅… II. ①米…②唐…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0875 号

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 by DAVID MITCHELL

Copyright: © 2010 BY DAVID MITCH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546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丁威静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唐 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382,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29-4/I·3519 定价: 3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怀着爱意,献给 K、H 和 N

作者按

爪哇岛的巴达维亚^①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用荷兰语来说，就是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或 VOC，其字面含义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也是长崎航线的 VOC 船只装货起航和返航回归之处。二战时期，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期间，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

这部小说自始至终采用阴历，标明日本历的日期^②。阴历可能比阳历“滞后”三到七周不等，具体要视年份而定。这样一来，“正月初一”对应的并非 1 月 1 日，而是某个不固定的日子，介于 1 月底到 2 月中旬最后几天之间。年份则用日本年号纪年法表示。

通篇出现的日本人姓名，均为姓氏在前。

① 印度尼西亚首都和最大商业港口雅加达的旧称。

② 同时，书中对涉及荷兰人活动的日期，仍用阳历标明。

目录

我们为之起舞的新娘	1
山寨	183
围棋高手	323
雨季	469
最后的篇章	479

第一部

我们为之起舞的新娘

宽政十一年

1799 年

一 长崎,妾室川蝉宅

五月初九晚

“川蝉小姐?”织斗跪在霉旧、发黏的褥垫上问,“您听得到吗?”

花园后面的稻田里,蛙声大作,聒噪嘈杂。

织斗用湿布在这名姬妾大汗淋漓的面庞上轻轻蘸拭。

“她有好几个时辰,”掌灯的女仆说,“没怎么开口了……”

“川蝉小姐,我叫蓝场川,是助产士,是来帮您的。”

川蝉双目微张,发出一声虚弱的叹息,又合上眼睛。

她太疲惫,织斗心想,都顾不上害怕今晚 would 送命了。

前野医生在纱帐外轻声说:“我想亲自检查一下胎位,可是……”这位老学者小心斟酌着词句:“……可是看起来,不允许这样做。”

“我的要求很明确,”管家说,“男人不能碰她。”

织斗掀起血迹斑斑的床单,发现胎儿软奄奄的胳膊从川蝉的产道里伸了出来,一直露到肩膀,跟之前听说的一样。

“你见过这样的胎位吗?”前野医生问。

“见过,家父翻译的荷兰语书里,有一幅这样的版画。”

“我就盼着听到你这句话!是威廉·斯梅利^①的《诊视录》吗?”

“对。斯梅利医生把这称作,”织斗用荷兰语说,“‘手臂脱出’。”

织斗扣住胎儿黏腻的手腕,寻找脉搏。

^① William Smellie(1697—1763),苏格兰产科医师,被称作“英国助产士之父”。

前野用荷兰语问她：“你怎么看？”

没有脉搏。“婴儿死了，”织斗仍用那种语言回答，“再不接生，母亲也危在旦夕。”她把指尖放在川蝉胀鼓鼓的肚皮上，戳了戳凸肚脐周围的隆起。“是个男孩。”她跪在川蝉劈开的双腿之间，注意到产妇骨盆狭窄，她嗅了嗅肿胀的阴唇，闻到的是凝血和排泄物混合在一起的麦芽味儿，而不是死胎腐烂的臭气。“是一两个小时之前死的。”

织斗问女仆：“羊水是什么时候破的？”

女仆默不作声，她还没有从听到外国话的惊愕中回过神来。

“昨天上午，辰时，”不动声色的女管家说，“夫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产痛。”

“最后一次胎动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胎动在今天中午前后。”

“前野医生，您是否同意婴儿正处于”——她用荷兰语的术语说——“‘横臀位’？”

“有可能，”医生用他们的暗语回答，“但不能检查的话……”

“分娩比预产期晚了二十天，可能还要久。婴儿可能转过了身子。”

“宝宝是在休息，”女仆向女主人保证，“不是吗，前野医生？”

“大概就像……”诚实的医生语带踌躇，“……你说的那样吧。”

“家父告诉我，”织斗说，“指导分娩的本该是浦上医生。”

“他指导过了，”前野发起了牢骚，“是舒舒服服地待在他的诊室里指导的。胎动停止后，浦上断定，出于唯有他那样的天才才能分辨的、风水方面的原因，这孩子的灵魂不愿意出生。此后的分娩情况如何，就看做母亲的意志了。”这些话，前野无需多说：这样一位头面人物的孩子成了死胎，那个无赖如何还敢指导分娩，他生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后来东峰管家说服奉行大人^①，把我找来。我看到那条手臂之后，想起你提到过那位苏格兰医生，于是请你襄助。”

“家父和我蒙您信任，不胜荣幸，”织斗说……

^① 日本的町地方官。

……死要面子的浦上真是该死，她想。

蛙鸣戛然而止，一道由噪声编织成的幕帘仿佛消失了，可以听到长崎湾的声音，人们在那边庆祝荷兰船只平安驶抵。

“既然孩子死了，”前野用荷兰语说，“必须马上取出来。”

“同意。”织斗让女管家拿来热水和亚麻布条，她打开一瓶莱顿^①嗅盐，放到这名姬妾鼻子下面，让她多保持片刻的清醒。“川蝉小姐，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给您的孩子接生了。我先摸摸里面，行吗？”

又一阵挛缩攫住了这名姬妾，教她答不上话来。

热水端来了，盛在两口铜锅里，这时，产妇的痛苦也消退了。“我们应该坦白承认，”前野医生用荷兰语向织斗建议，“婴儿死了。然后把这条手臂截断，把尸体接生出来。”

“我想先把手伸进去，弄清死胎的姿势是外凸还是内凹。”

“要是不用切除手臂就能弄明白，”——前野想说的是“截肢”——“那就动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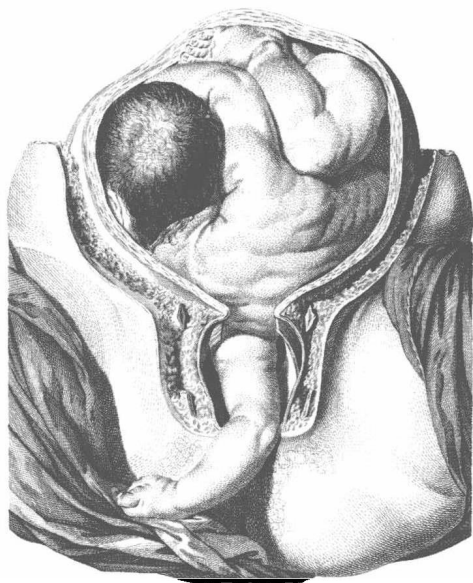
织斗给右手涂上润滑用的菜子油，对女仆说：“把一根亚麻布条叠成厚厚一沓……对，就是这样。做好准备，待会儿塞到你家女主人牙齿中间，以免她咬断舌头。两边留点空隙，方便呼吸。前野医生，我要开始检查了。”

“你就是我的耳目，蓝场川小姐，”医生说。

织斗在胎儿的臂部肌肉和母亲绽裂的阴唇中间活动着手指，直到把半截手腕塞进川蝉的产道。这名姬妾一边战抖，一边呻吟。“抱歉，”织斗说，“抱歉……”助产士的手指在温热的膈膜和沾有羊水、湿淋淋的皮肉之间滑动着，她在心里描摹着那张版画，它来自那片既文明又野蛮的领土——欧洲……

织斗回想起，如果胎儿的横位是上凸的，胎儿的脊柱就会大大后弯，他的头就会像中国杂技演员一般，出现在两条小腿之间，那她就得截断胎儿的胳膊，用有齿镊把尸体夹碎，一块块拽出来，这样未免有些恐怖。斯梅利医

① 位于荷兰西南部的城市。



生告诫说，遗留在子宫里的尸块都会腐烂，进而殃及母亲的性命。可如果胎儿的横位是下凹的，织斗从书上读到，胎儿会把双膝抵在胸前，那她可以切除那条手臂，把胎儿的身子拨转过来，用产钩插进胎儿的两只眼窝，把胎儿的整个身子拽出来，到时，头部会最先露出。助产士用食指摸到了胎儿鼓凸的脊柱，她沿着胎儿最下面的肋骨和骨盆之间的腹部摸索着，摸到了小耳朵、鼻孔、嘴巴、脐带，还有虾仁大小的阳具。“臀位是下凹的，”织斗向前野医生描述道，“不过脐带绕颈。”

“你觉得脐带能解开吗？”前野问话时，忘了用荷兰语。

“嗯，我得试试看。把布塞进去吧，”织斗告诉女仆，“现在就塞。”

亚麻布团在川蝉齿间固定稳妥之后，织斗把手探到更深的地方，她用拇指环箍住脐带，把四根手指伸进胎儿下巴内侧，把他的脑袋往后拨，让脐带从他的面、额、头顶滑过。川蝉尖叫起来，热乎乎的尿液沿着织斗的小臂滴淌下来，不过这一招马上奏效了：绕颈的套索被解开了。她抽出手，说：“脐带解开了。医生，您带了——”日语里没有这个词，“——产钳吗？”

“带了，”前野敲了敲自己的医药箱，“以防万一用到。”

“咱们尽量把孩子接生出来吧，”——她换成荷兰语说——“别截断手臂。流血越少越好。不过我需要您帮忙。”

前野医生对管家说：“要救川蝉小姐的性命，我只能置奉行大人的命令于不顾，到帐子里跟助产士会合了。”

东峰管家左右为难，大费踌躇。

“到时候，您可以怪罪我，”前野提议，“说我不遵从大人的旨意。”

“自作主张的人是我，”管家作出决断，“你需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好了，医生。”

精神矍铄的老人拿着弯曲的产钳，爬到纱帐下面。

女仆看到这件洋玩意儿，发出一声惊呼。

“这是‘产钳’。”医生回答，没有多作解释。

女管家掀起纱帐往里看。“不成，我不喜欢那玩意儿的樣子！外国人又是砍又是削，还说是‘医学’，可叫人难以想象的是——”

“难道我也会建议女管家，”前野吼道，“到哪里买鱼不成？”

“产钳，”织斗解释说，“不是切割用的——它是用来翻转和牵拉胎儿的，就像助产士的手指，只不过夹得更紧……”她又用了一下莱顿食盐。“川蝉小姐，我要用这件工具，”她拿起产钳，“给您的宝宝接生了。别怕，也别抗拒。欧洲人常用这东西——甚至给公主和王后接生也用。我们会把您的宝宝轻轻地、稳稳当地拽出来。”

“动手吧……”川蝉的声音有如窒闷的短促喉音。“动手吧……”

“谢谢，我让川蝉小姐用力的时候……”

“用力……”她快要累得什么都不在乎了，“用力……”

“那件工具，”东峰向纱帐内张望着，“你们经常用？”

织斗头一次注意到管家的塌鼻子：它就像她脸上的烫疤一样，给容貌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经常用，病人不会感到疼痛的。”只有前野和他的弟子知道，那些“病人”只是一些掏空的西瓜，而那些“胎儿”只是浸了油的葫芦而已。她把手伸进川蝉的子宫，如果顺利的话，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她用手指摸到胎儿的咽喉，把胎儿的脑袋朝子宫颈方向拨转过来，滑脱了，试到第三次时，她总算找到一个更稳固的支点，把这具难以掌控的尸体转了过来。“现在，动手吧，医生。”

前野绕着那条伸在外面的手臂，把产钳滑入产道，推到支点那儿。

旁观者们重重地喘着粗气；川蝉猛地发出一声干涩嘶哑的尖叫。

织斗的掌心摸到弧形的产钳叶片，她绕着胎儿柔软的头颅，调整着叶片的位置。“并拢。”

医生并拢了产钳，动作轻柔，但稳稳当当。

织斗用左手接过产钳的手柄：那股反作用力的触感既绵软又坚实，有如蒟蒻果冻。她的右手还在子宫里，拢着胎头。

前野医生用嶙峋的手指握住织斗的手腕。

“你们还在等什么？”女管家问。

“等下一次挛缩，”医生说，“随时都会——”

一股新的痛楚让川蝉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一，二，”织斗数道，“用力，川蝉小姐！”

“用力，小姐！”女仆和女管家在一旁鼓劲。

前野医生向外拉动产钳；织斗用右手把胎头推向产道。她吩咐女仆抓住婴儿的胳膊，向外拉。胎儿的脑袋逼近产道时，织斗感到阻力变大了。“一，二……现在！”阴蒂头被压得扁扁的，那具小小的尸体露出毛发凌乱的头顶。

“他出来了！”伴着川蝉野兽般的尖叫，女仆气喘吁吁地说。

婴儿先是露出了头皮；然后是糊着一道道黏液的脸……

……然后是滑溜溜、湿黏而了无生气的躯体。

“噢，可是——噢，”女仆说，“噢噢噢……”

川蝉高亢的悲鸣变成低沉的呻吟，随后便哑然无声了。

她心里是知道的。织斗丢下产钳，提起婴儿的脚踝，掴打着他。她并不指望自己能引出什么奇迹，只是按照规矩和所受的训练行事罢了。用力掴打十下之后，她收了手。婴儿没有脉搏。她的脸颊也没感觉出婴儿的口鼻有呼吸。明摆着的事，就没必要宣布了。她把脐带归拢到肚脐旁边，用刀割断这根柔软的带子，然后把生机全无的男婴放进一锅水，洗好身子，搁进婴儿床。婴儿床成了棺材，她想，作襁褓的床单成了尸衣。

东峰管家吩咐门外的仆人：“去通知大人，就说这个男孩是死胎。前野医生和助产士尽了全力，但还是无力回天。”

织斗现在只担心产褥热。胎盘必须取出来；她把益母草敷在会阴部位；肛门的裂伤止住了血。

前野医生从纱帐里抽身而出，给助产士腾出地方。

一只像鸟那么大的蛾子飞进来，撞到织斗脸上。

她挥手驱赶时，从一口铜锅上碰落了产钳。

产钳砸到锅盖；巨响惊扰了一只不知怎么溜进屋里的小动物，它小声呜咽着。

小狗？织斗心生疑惑。要不然，是小猫？

这只神秘的动物又叫了一声，距离很近：莫非就在褥垫下面？

“把那玩意儿轰走！”女管家吩咐女仆。“轰出去！”

这只动物又细声细气地叫了一声；织斗意识到，声音是从婴儿床那儿传来的。

绝不可能，助产士心想，她不愿抱什么希望。绝不可能……

她一把掀开亚麻床单，这时婴儿刚好张开了嘴。

他吸了一口气；两口；三口；他那皱巴巴的脸蛋拧作一团……

……这个簌簌发抖、刚刚降生、红扑扑的暴君，冲着人生发出响亮的哭嚎。

二 停泊在长崎港的仙纳度^①号上,莱西船长的船长室

1799年7月20日晚

“还能怎样,”丹尼尔·斯尼特克问,“赚取公平的酬劳,弥补我们每天在那些眯缝眼的吸血鬼那儿蒙受的耻辱呢?西班牙人说:‘没得到酬劳的仆人,有权自付酬劳’,这一回,他娘的,西班牙人说得可没错。凭什么认定,五年后还会有那么一家公司,把工钱发给我们?阿姆斯特丹已经奴颜婢膝;我们的造船厂闲置着;我们的工厂沉寂无声;我们的粮仓叫人洗劫一空;海牙成了巴黎操纵的傀儡们神气活现的舞台;普鲁士和奥地利狼狽为奸,在我们的边境上狞笑;而耶稣远在天堂,自从坎普尔顿猎鸟^②之后,我们就成了没有海军的濒海国家。英国干脆连个屁都不放,就径直攫取了好望角、科罗曼德尔和锡兰:爪哇明摆着就是他们的下一只圣诞节肥鹅!要是没有像这个美国佬“——他朝莱西船长撅起屁股——”一样的中立国船只,简直能把巴达维亚人饿死。在这样的时局里,福斯滕波斯,唯一的保障就是仓库里容易出手的货物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要不是为了求财,你来这儿干吗?”

旧鲸油灯摇曳着,嘶嘶作响。

“这,”福斯滕波斯问,“就是你的最后陈词?”

斯尼特克叉起胳膊。“我去你妈的军事审判。”

① Shenandoah,美洲土著语言中的词汇,有“星星之女”、“林中鹿”等多种含义,后成为地名。

② 此处是对坎普尔顿之战的戏谑说法。这场英、荷之间的大海战发生于1797年10月11日,以荷兰惨败告终。

莱西船长打了个猛嗝。“让大蒜给闹的,先生们。”

福斯滕博斯告诉办事员:“可以记录我们的判决意见了……”

雅各布·德佐特点点头,蘸了蘸羽毛笔:“……军事审判。”

“今天,一七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本人尤尼克·福斯滕博斯,长崎出岛^①荷兰商馆馆长,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P·G·范奥弗斯特拉滕阁下授权,由仙纳度号船长安塞尔姆·莱西见证,判定前述商馆代理馆长丹尼尔·斯尼特克犯有如下罪行:玩忽职守——”

“我履行了,”斯尼特克坚称,“每一项岗位职责!”

“‘职责’?”福斯滕博斯示意雅各布停笔。“我们的仓库烧成了灰,而你,先生,在青楼狎妓作乐!——在你愿意称作日志的大堆谎言里,压根儿没有提及此事,要不是有一名日本翻译偶然说起——”

“那些茅坑里的鼠辈坏我名声,是因为我总能识破他们的鬼花招!”

“起火当晚,出岛的消防车不见了,这也是‘坏你名声’吗?”

“也许被告人把消防车开到紫藤苑去了,”莱西船长说,“好让女士们见识一下他的水管有多粗。”

“消防车,”斯尼特克抗议道,“归范克利夫管。”

“我会告诉你的副手,你是怎么帮他说话的。下一项,德佐特先生:‘没有让商馆的三名高级职员,在奥克塔维娅号的提单上签字’。”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只是行政管理上的疏漏而已!”

“这个‘疏漏’可以让存心不良的要员千方百计地诓骗公司,正因如此,巴达维亚才坚决要求进行三重审核。下一项:‘挪用公司资金,购买私货’。”

“这,”斯尼特克恼怒地啐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福斯滕博斯从脚边的毛毡旅行袋里,取出两个东方风格的陶瓷娃娃。一个是刽子手,正举着斧头,要给另一个斩首,后者是犯人,跪在地上,双手被缚,凝望着来世。

斯尼特克不知羞耻地问:“干吗给我看这些玩意儿?”

^① 日本江户时代为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建的扇形人工岛,位于长崎港内,是荷兰人居留之地。